

论米沃什对艾略特“荒原风”^①的接受与修正

熊焕颖

(桂林学院 人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2022年是大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出版一百周年,这首诗在欧美乃至世界诗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20世纪重要的诗人米沃什早年因为翻译《荒原》而受到艾略特诗风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二战后出版的诗集《拯救》在诗歌意象、创作手法、诗学观念等方面皆不同程度受到艾略特的影响。但米沃什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艾略特,而是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创造力抵抗来自艾略特的“影响的焦虑”,修正和克服了艾略特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诗歌风格。

关键词:米沃什;艾略特;“荒原风”;现代主义;影响的焦虑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6-0090-10

0 引言

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核心人物,1948年“因对当今诗歌卓越的、开拓性的贡献”(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48)而获诺贝尔文学奖。2022年是艾略特的代表诗作《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公开发表和出版一百周年,这首诗被誉为“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1998:53),甫一出现便引起很大的轰动,形成一股强劲的“荒原风”,在西方乃至世界诗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米沃什(Czeslaw Milosz, 1911—2004)是20世纪美籍波兰裔著名诗人,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授奖词是“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洞察力,揭示了人在剧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境遇”(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0)。同为20世纪的大诗人,“在历史意义层面而言,米沃什是当代诗人中少数可与艾略特比肩的诗人之一”(Kraszewski, 2012:13)。那么,

收稿日期:2024-06-29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米沃什诗歌研究”(2019KY09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熊焕颖,男,桂林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欧美诗歌研究。

引用格式:熊焕颖. 论米沃什对艾略特“荒原风”的接受与修正[J]. 外国语文, 2024(6): 90-99.

①“荒原风”一词受董洪川的著作《“荒原”之风: T. S. 艾略特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启发,在本文中兼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艾略特《荒原》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风格与特征,二是指《荒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和不断传播。但为了方便起见,英文标题和关键词中仅将“荒原风”译为“the style of *The Waste Land*”。

米沃什与艾略特在现实中是否有过交往？米沃什的诗歌创作是否受到艾略特“荒原风”的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米沃什又是如何摆脱或克服这种影响并形成自己的风格？通过梳理 20 世纪欧美两位大诗人米沃什与艾略特之间的交往，考察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关系，有益于厘清米沃什的诗歌观念和诗歌风格的形成，有益于重新认识《荒原》在欧美世界的境遇和走向，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认知与理解。

1 诗人的相遇：米沃什与艾略特的交往

艾略特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将，其诗歌在欧美乃至世界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在现代主义的“神奇之年”1922 年出版的《荒原》更是风靡一时，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革命性作品引发了一股强劲的“荒原风”，刮遍了整个欧美世界。

艾略特的“荒原风”在十年后刮到波兰。20 世纪 30 年代初，首位将艾略特诗歌译成波兰语的是当时波兰先锋文学领袖和前卫诗人约瑟夫·切佐维奇（Józef Czechowicz），而他也“因成为艾略特诗歌的第一个波兰语译者而闻名”（Czarnecka et al., 1987:318）。据米沃什在自传性散文《反思艾略特》（*Reflections on T. S. Eliot*）中所记，这位被称为“百科全书之王”的诗人切佐维奇当时翻译了艾略特的《三圣人的旅程》（*Journey of the Magi*）、《西面之歌》（*A Song for Simeon*）和《胜利的进军》（*Triumphal March*）三首诗（Milosz, 2001:393）。虽然激发米沃什去阅读艾略特的是波兰教授布罗维（Wacław Borowý）的文章，但不可否认，米沃什正是通过与切佐维奇的交往获知了艾略特其人其诗。米沃什在大学时代便深深地被切佐维奇的诗歌吸引，1934 年他在一个先锋艺术节上结识了这位倾慕已久的诗人，而切佐维奇对米沃什早期诗歌风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其在形式上摆脱格律诗结构的束缚（Franaszek, 2017:169）。同时，切佐维奇在创作思想上秉持“灾变主义”（catastrophism），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灾变论诗人。而米沃什在大学期间加入的一个叫“扎加雷”（Zagary）的诗歌社团，这个社团的思想基础便是“灾变主义”。不难发现，米沃什在大学时代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冻结的诗篇》（*A Poem on Frozen Time*, 1933）充满了毁灭性和灾难性的描述，如诗集中有一首《肇事者》（*Artificer*）用虚构梦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以制造灾难和痛苦来寻求刺激和快乐的邪恶者。

米沃什曾在访谈中说道：“我确实战前就知道了艾略特。因为我的朋友约瑟夫·切佐维奇曾翻译了他的一些诗歌，且告诉我《标准》（*Criterion*）杂志和艾略特的有关事情。”（Czarnecka et al., 1987:317）而关于切佐维奇成为艾略特诗歌的第一个波兰语译者，米沃什如此评价：“这与当时发生的一场普遍革命是分不开的，而切佐维奇可能是那个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当时发生了一场革命，正如我们如今所见。”（Czarnecka et al., 1987:318）此处所谓的“一场普遍革命”其实指的 20 世纪初尤其是一战后在欧美世界大为兴盛的“现代主义

思潮”(modernism),而米沃什把切佐维奇称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即明确强调了他是现代主义诗歌在波兰的最早接受者和实践者之一。1934年7月,米沃什大学毕业后获得赴法进修一年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前往巴黎,在巴黎他近距离地接触和认识当时活跃于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家和诗人,开阔了人文艺术视野。翌年春,“年轻的米沃什沉浸在浓郁的欧洲文化氛围之中……结识了见识广博的诗人爱德华多·罗迪蒂(Edouardo Roditi),此人与T. S. 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和安德烈·布勒东等同属一个朋友圈。”(Frasaszek, 2017: 134)米沃什有一个远房亲戚奥斯卡·米沃什(Oskar Milosz, 1877—1939)是法国著名诗人,他从19世纪末开始便经常出入现代主义文人聚会的咖啡馆和沙龙并与他们讨论诗歌和文学,其中像庞德、艾略特、乔伊斯等皆为常客,而米沃什也从奥斯卡那里听闻了许多现代主义文人的轶事(Frasaszek, 2017: 140)。通过诗人罗蒂和奥斯卡,米沃什对现代主义诗歌有了更深的理解。

米沃什虽然很早就对现代主义有所了解,但真正通过英语阅读英美作家的作品至少要等到1940年夏天,因为彼时他才开始学习英语,就像《米沃什传》所记:在战争期间米沃什与扬卡(Janka)一起定期上英语课,最初是由波兰电影学院创始人之一的耶日·托普利茨(Jerzy Toeplitz)授课,后来则是一个叫玛丽·斯克里扎林(Mary Skryzalin)的英国女人给他们授课,每周要上若干次,其间米沃什从图书馆借阅英语诗人的作品,包括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和T. S. 艾略特等。米沃什虽然还未完全掌握这门新语言,但已经开始着手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了。1942年,米沃什借助法语版和19世纪波兰语版以及有限的英语能力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1943年冬天,他以费伯版《T. S. 艾略特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T. S. Eliot*)为底本翻译了《荒原》,并被诗中叙述者描述的“虚幻之城”映照出的窗外废墟景象所震撼(Frasaszek, 2017: 197)。当时华沙正在德国纳粹的战火下变成人间地狱,而艾略特诗中所描述“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我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艾略特,2012a: 82),竟然成了米沃什眼前实实在在的现实!可想而知,米沃什在阅读和翻译《荒原》时受到多大震撼。

二战后,米沃什被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任命为文化参赞,1945年至1951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等地的波兰使馆就职。1945年12月米沃什携妻子扬卡启程赴纽约任职,途经伦敦时逗留月余。其间,他们得到来自国际笔会的作家玛格丽特·詹姆斯(Margaret Jameson)的关照,她在传记中写到米沃什对英语诗歌之熟悉、对艾略特之推崇令她印象深刻。正是在她的邀请和引荐之下,米沃什初次见到艾略特,并得到艾略特免费授权出版其译成波兰语的《荒原》,此次见面标志着两位诗人之间的关系正式确立

(Frasaszek, 2017:245-246)。米沃什在美国出任文化参赞正值冷战时期,但他却向波兰大量译介和传播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真正使我全身心投入的是研究 T. S. 艾略特和 W. H. 奥登(W. H. Auden),美国诗歌选集……以及现代艺术的展览。而传播美国文坛资讯的人并不是美国外交官,而是一个来自红色国家的人。”(Milosz, 1981:264)除《荒原》之外,米沃什后来还翻译了艾略特的《小老头》(*Gerontion*, 1920)、《空心人》(*The Hollow Men*, 1925)、《三圣人的旅程》(*Journey of the Magi*, 1927)以及《四个四重奏》里的《烧毁了了的诺顿》(*Burnt Norton*, 1945)等诗篇。

简言之,米沃什曾一度与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有过确切的交往,而在诗歌创作上,尤其是在早期诗歌创作上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艾略特的《荒原》。正如现代欧美诗歌的重要研究者玛格达琳娜·凯(Magdalena Kay)所说的那样:“对于年轻的米沃什而言,艾略特是最重要的英语现代主义诗人。”(Kay, 2012:83)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暗示了较米沃什年长近 23 岁的艾略特曾是其诗歌上的精神之父。

2 “波兰的艾略特”:米沃什对“荒原风”的接受

美国享有盛名的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曾言:“美国诗人无法从米沃什那里学到任何直接的经验,那些从未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人,难以接受他的诗歌风格。”(Vendler, 1988:223)但著名的俄国、波兰诗歌学者克莱尔·卡瓦娜(Clare Cavanagh)则不无讽刺地回应道:“在战时华沙,米沃什从一个并未目睹战争的美国年轻人(指艾略特)那里汲取了诗意经验,而他在《荒原》里塑造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噩梦般的欧洲景象。”(Cavanagh, 2009:246)在论及米沃什的诗歌创作受艾略特影响时,包括卡瓦娜在内的多数研究者认为,他战后出版的诗集《拯救》(*Rescue*, 1945),尤其是其中的组诗《穷人的声音》(*Voices of Poor People*, 1944)显露出受艾略特“荒原风”影响的痕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米沃什受艾略特的影响表现在他对《荒原》诗歌意象的创造性运用。《穷人的声音》被认为是米沃什的《荒原》或《经验之歌》(Frasaszek, 2017:213)。艾略特的《荒原》创作于一战刚结束之际,而米沃什的这首诗则创作于二战后期,同样处理了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和精神信仰造成毁灭性灾难的题材。艾略特以“荒原”为核心意象,隐喻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两千多年的文明传统濒临绝境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已然崩溃的现实。如果说艾略特是基于对战争的诗意想象而创造出了总体性意象“荒原”,那么米沃什在《穷人的声音》中则是基于现实情境将此总体性意象转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意象,如“咖啡馆”“犹太区”“郊区”等。其中《郊区》(*Outskirts*)以赌博开场,讽喻了文明的偶在性,由此才能理解战时华沙郊外的废墟景象:“破碎的烟囱影子,稀疏的野草。/远处是红砖残破的城市。/褐色的

沙堆,纠结在车站的铁丝网,/铁锈斑斑的汽车的干燥骨架,/黏土场在闪闪发亮。”(米沃什,2018:66)^①这不仅是现实情境的反映,也是精神荒原的象征。该诗倒数两节中的“一片不毛之地”(A barren field)往往被认为是对艾略特“荒原”(waste land)的具象化运用,只是相比之下显得更加口语化,而且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Fiut, 1990: 12)。米沃什在访谈中说过:“《郊区》可能有点是读英语诗人的结果,可能还有点艾略特的痕迹,它是当时整个欧洲的镜像,还把历史与个人联系了起来,因此被认为是极为深刻的。而且它也确实是华沙占领之夜的场景……”(Czarnecka et al., 1987:134)此外,在《咖啡馆》(Cafe)和《一个可怜的基督徒望着犹太区》(A Poor Christian Looks at the Ghetto)等诗里,米沃什还将“荒原”具体呈现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咖啡馆”,以及被屠杀焚毁的“犹太区”。对米沃什而言,“荒原”不是神话典故,不是诗意象征,而是近在咫尺的人类相残和成了废墟的华沙。因此,米沃什在《穷人的声音》中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结合个体情感与历史经验对《荒原》的题材及“荒原”意象进行了创造性应用。

其次,米沃什受艾略特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荒原》创作手法的创造性借鉴,如“反讽”。作为新批评文艺理论的先驱和主将,艾略特与瑞恰慈有意将创作手法“反讽”的含义扩大并推广为衡量文学的重要标准。艾略特在《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一文中认为玄学派诗人拥有一种浪漫主义诗人未具备的“心智”(wit),即“在每一种经验表达中又隐含着对其他可能经验的认识”(Eliot, 2014:319)。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把诗歌的反讽定义为对立观点和评价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反讽在于体现相反相成的冲动;正是因为这个理,那些遭受反讽的诗歌并非上乘之作,而反讽本身却永远是上乘诗歌的特点。”(Richards, 2001:234)在《荒原》中,“反讽”虽然不及“用典”那么普遍,但也可视为艾略特为反浪漫主义诗歌而征用的重要手法,如开头非常有名的诗句即充满反讽:“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艾略特,2012:79)原本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孕育生机的,但却被冠以“残忍”与“死亡”。米沃什在阅读翻译《荒原》时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手法,他曾在访谈中评价:“说到底,这是一首讽刺诗,深刻的反讽,近乎刻薄的讽刺。”(Czarnecka et al., 1987:317)非常凑巧的是,1943年米沃什翻译《荒原》期间创作的组诗《世界:天真的诗》(The World: a Naive Poem)往往被评论家当作是“整体性的反讽”(wholly ironic),而且也正是从这首诗开始,“反讽”成了米沃什诗中反复出现的艺术特征(Franaszek, 2017:213)。当然,米沃什这一时期的诗出现“反讽”可能受多方面的影响和启发,比如其朋友塔德乌什·克伦斯基(Tadeusz Kroński)的影响,还有翻译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和阅读勃朗宁的戏剧独白的启发,但翻

① 文中所引米沃什诗歌皆引自林洪亮译的《米沃什诗集 I: 冻结时期的诗篇》,其中部分引诗参照米沃什诗集的英文版(Czesław Miłosz,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1931-2001, Trans. Czesław Miłosz and Robert Has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略有改动。

译《荒原》肯定也是其中绕不过的重要因素。

此外,米沃什的诗学观念也有可能受到了艾略特的潜在影响。1919年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著名的“非个人化理论”(theory of impersonality),而《荒原》一般被认为是“非个人化理论”的典范之作。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但紧接着又说:“自然,只有有个性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艾略特,2012b:10-11)此语道出了“非个人化理论”的内在悖论,即拥有个性和感情是“非个人化”的前提。有研究者注意到此问题,指出“这些概念仍在二元的框架之内运作;它们反抗并拆解特定二元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显露出被它们遮蔽的事物:在艾略特这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外部世界及其感知对诗与爱的重要性”(许小凡,2021:139)。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诗人面对战争苦难、人性异化、精神困境等诸多重大历史悲剧时,仅靠浪漫主义的个性化抒情是难以捕捉现实和把握历史的。而艾略特提出由“非个人化”到“客观对应物”的路径试图弥合主客之间的裂缝,即强调在感性与客观、在个体与传统、在经验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有意思的是,米沃什在《拯救》中似乎也在尝试超越二元对立结构,让历史现实进入感性经验的诗歌之中:“救不了国家,救不了人民的/诗歌是什么?/和官方同流合污,/变成快被割断喉咙的酒鬼的歌曲;/变成天真少女们的闲暇读物。”(米沃什,2018:83)这首《献词》(*Dedication*)道出了米沃什诗歌的及物特征,在他看来诗不是华丽的辞藻,不是主观的抒情;而是和客观现实,同战火中的祖国、人民的苦难密切关联的,其本质指向的是一种“诗人应忠于现实”(米沃什,2011:141)的见证诗学。这在战后波兰是相当激进的,米沃什显然已经超越了“抒情浪漫主义”。他后来在英文版诗集序里又强调:“在我看来,尽可能去捕捉具体的现实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如果要在主观艺术和客观艺术之间择其一,我会选择客观艺术。”(Milosz, 2003:xxiii)但米沃什的选择并非要彻底摒弃抒情,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构建诗歌的历史维度,创作一种主客观兼容的诗学。在此意义上,米沃什的“客观艺术”也是试图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诗歌艺术,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影响的焦虑”:米沃什对“荒原风”的修正

米沃什的传记作者安德鲁泽·弗兰纳泽克(Andrzej Franaszek)说:“米沃什对待艾略特作品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Franaszek, 2017:246)亚历山大·费乌特(Aleksander Fiut)采访米沃什时曾问他与艾略特是什么关系,他含蓄回答道:“我与艾略特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Czarnecka et al., 1987:317)可以说,米沃什与艾略特及其作品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接受或否定来判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里将“强者诗人”(the strong poets)之间的影响关系归纳为六种“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s),按照其说法,“强者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是玄妙深奥的学问,其中不乏创造性的误读、化用和借鉴,也有逆反式的回避、抵抗与修正,更有潜藏在文字深处的诗学观念的传承与更新^①。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米沃什与艾略特已然构成“强者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可“将米沃什看作是对艾略特重要而又独特的传统的一种回应和重大修正”(Scott, 2017:2111)。

其一,米沃什以“‘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的方式将“对话”的诗艺推行得更彻底。艾略特在《荒原》之前的诗歌就已经出现了对话的特征,如《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便是由主人公的内心对话构成,而《荒原》则是由各种各样的声音组合而成,如其原标题“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报告”(Brooker, 2004:xxx)所言,暗示了该诗多声部的对话特征。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艾略特的创作重心转向戏剧,对话的艺术也更多地被应用在戏剧上。米沃什则接续了艾略特的这种“对话”的诗艺,在深受“荒原风”影响的组诗《穷人的声音》中便以不同的角色、采用不同的声音讲述同一个主题,如《公民之歌》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控诉战争和暴力,《可怜的诗人》则以诗人的视角记录战争和大屠杀的灾难,等等。有评论家直接将该诗中的对话艺术称为“复调”,并强调是米沃什诗歌的重要特征:“复调(Polyphony)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在《穷人的声音》中表现得如此明显,已然是米沃什诗歌的首要特征之一。”(Mozejko, 1988:19)确实如此,米沃什后来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一些长诗普遍运用“对话”的诗艺,典型的如《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美丽的年代(一九一三)》(*La Belle Epoque*)等。1980年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拉尔斯·吉伦斯坦(Lars Gyllensten)教授在颁奖辞中重申了其诗歌的“对话”特征:米沃什的生活是分裂和复杂的,其诗歌“在结构上是复调的”,他的写作“是多声部的和富有戏剧性的”(Gyllensten, 1980)。因此,可以说在艾略特那里未竟的“对话”诗艺到米沃什那里已臻至佳境。

其二,米沃什以“‘魔鬼化’(Daemonization)或逆崇高”的方式修正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荒原风”。众所周知,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主义中最为晦涩难懂的诗歌之一,就像《荒原》诺顿批评版的编者迈克尔·诺思(Michael North)所言,尽管多年来有关这首诗的权威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甚至形成了一门全新的解读复杂文学的学问,但“《荒原》依旧晦涩难读”(Eliot, 2001:ix)。如果仅在文体层面究其原因,那么我们会说,《荒原》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它是一种精英化的写作,即使用非大众的艺术语言,运用大量的隐喻和典故,植根于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等。而艾略特的大量“用典”确实给米沃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阅读阴

①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大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绪论部分中对六种“修正比”做了术语说明,分别是:1. 克里纳门(Clinamen);2. 苔瑟拉(Tessera);3. 克诺西斯(Kenosis);4. 魔鬼化(Daemonization);5. 阿斯克西斯(Askesis);6. 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等。本文根据米沃什对艾略特“荒原风”修正的具体情况重点论述了第2、4、5种“修正比”。

影,他说:“《荒原》如同一个引文集锦,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和陌生,因为我不理解这些五花八门的典故。”(Czarnecka et al., 1987:317)米沃什在《反对不能理解的诗》(*Against Incomprehensible Poetry*)一文中指出,诗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诗人以一套复杂的原则维护诗的不可理解性,其中的根本原则就是将诗视为“神圣”(Milosz, 2001:374-375)。在此意义上,艾略特及其诗歌对于米沃什而言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崇高”,米沃什作为后来者诗人(the later poet)要与之抗衡则需“‘魔鬼化’,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布鲁姆,2019:11-12),进行反向创新。其可能的后果便是,促使米沃什朝“以简朴的语言方式表达最重大的主题”(Gray, 1990:331)的诗歌创作方向前进,如《礼物》(*Gift*)便是典型的米沃什式诗歌,这首诗语言简洁质朴但却蕴含了巨大的诗意力量。米沃什在《反思 T. S. 艾略特》中继续批判艾略特诗歌的“晦涩”,同时祭出惠特曼的大旗,认为“美国的诗歌病了,过分追求高雅文化,害怕表达的简朴性,通常来说对诗歌是不健康的”(Milosz, 2001:397)。在文中米沃什还将个人的“逆崇高”运动与垮掉派诗歌运动结合在一起,认为“垮掉派歇斯底里的号叫是对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缪斯(指艾略特)的反抗,是对他们本土传统的回归,它虽然有些粗野但仍不失真实”(Milosz, 2001:397),最终他们合力将艾略特送进文学史教科书,修正“不能理解的诗”。

其三,米沃什以“‘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自我净化”的方式超越艾略特现代主义的某些局限。米沃什与艾略特在文学上的“决裂”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1950年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在伦敦和纽约上演。米沃什在美国观看了这部戏剧的演出之后大为震惊,同年4月4日在给图罗维奇(Jerzy Turowicz)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只有无耻之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并为之喝彩……在他最近两部作品之后,我成了他的敌人。”(Fraszek, 2017:246)这里面或许有冷战的政治因素,但更大的可能是米沃什透过这部戏剧洞悉了艾略特的现代主义具有帝国殖民主义性质的一面,因此才引起了前者的强烈反感。^①为了使自己的诗歌不受艾略特帝国主义式的现代主义影响,米沃什在创作上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采取某些自我净化的策略,如采取和强化前面论述过的复调写作方式,尝试包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立场的声音,从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解构帝国殖民神话;同时也广泛关注和汲取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诗学养分,比如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等,在他编选的诗集《明亮事物之书》(*A Book of Luminous Thing*)就收录了大量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因而有很大的可能是,这种自我净化和抵抗的作用恰恰又反向影响和塑造了米沃什的诗歌风格。

① 国内有关艾略特《鸡尾酒会》新近研究,可参见许小凡的论文《为什么必须杀死西莉亚·科普尔斯通: T. S. 艾略特的神话方法及其地理困境》(《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该文指出以《鸡尾酒会》为代表的艾略特晚期作品蕴含了西方帝国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的特征,展现出了艾略特的现代主义与殖民权力共谋的一面。

米沃什的诗歌创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尤其是艾略特的“荒原风”。但不可否认,米沃什始终坚持不懈地在诗歌道路上探索适合自己的风格,“在探寻‘适当形式’的过程中,米沃什征召了各种文化传统,从圣经到远东诗艺,从中世纪到先锋派”(Greene, et al., 2012:1076)。正是在这样广泛的探索和吸纳中,米沃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即在语言上以简朴的、口语化的言语营造反讽的诗意;在形式上开创一种具有典型复调特征的对话性诗歌,以揭示现代社会图景中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人在剧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境遇”;在诗学观念上则秉持“客观艺术”,强调诗人应忠于现实,诗歌应见证历史;在思想主题上涉及了伦理、历史、宗教、自然以及存在的意义等,既试图揭示人性的悖谬,也见证人类历史的苦难。

4 结语

哈罗德·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并非一定会影响诗人的独创力;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虽然这并不等于使诗人更加杰出。”(布鲁姆,2019:5)此话用在艾略特与米沃什的影响关系上再合适不过了。米沃什在年轻时就已接触艾略特的诗歌,并且翻译了《荒原》和其他诗歌,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交往,艾略特还免费授权米沃什出版波兰语版《荒原》。但米沃什并非被动地接受艾略特的影响,亦步亦趋地经营自己的诗歌创作,而是与艾略特构成了“强者诗人”的影响关系。也就是说,米沃什作为后来者诗人在面对其前驱诗人艾略特的天赋和独创性时产生“影响的焦虑”,为此米沃什做出各种形式的回应与抗争,从而激发自身的独创精神,并由此进行广泛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诗歌风格。尽管米沃什曾在多个场合里表示,“艾略特的影响正在削弱”(Milosz, 2001:396),甚至断言“艾略特尽管声名显赫,但在英语诗歌中却了无踪迹”(Czarnecka et al., 1987:318),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艾略特的影响恰恰在于其影响的削弱与了无踪迹,正如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序曲标题所揭示“奇哉!他们身处父亲的庇荫而不认识他”。

参考文献:

- Brooker, Jewel Spears. 2004. Introduction[G]//Jewel Spears Brooker. *T. S. Eliot: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vanagh, Clare. 2009. *Lyric Poetry and Modern Politics: Russia, Poland, and the West*[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zarnecka, Ewa, Aleksander Fiut, et al. 1987. *Conversations With Czeslaw Milosz*[M]. San Diego: Harcourt.
- Eliot, T. S. 2001. *The Waste Land: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Eliot, T. S. 2014. 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Volume 2: The Perfect Critic, 1919-1926[G]//Andrew Marvell. *Anthony Cuda and Ronald Schucha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ranaszek, Andrzej. 2017. *Milosz: A Biography*[M]. Trans. Aleksandra & Michael Parker.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Rockwell. 1990. Milosz; The Poems[J]. *Salmagundi* (85/86):326-343.
- Greene, Roland. Stephen Cushman, et al. 2012.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yllensten, Lars. 1980. Award ceremony speech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0 [EB/OL]. [2022-06-23].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80/ceremony-speech>.
- Kay, Magdalena. 2012. *In Gratitude for All the Gifts: Seamus Heaney and Eastern Europe*[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raszewski, Charles S. 2012. *Irresolute heresiarch: Catholicism, Gnosticism and Paganism in the poetry of Czesław Miłosz*[M].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Milosz, Czeslaw. 1981. *Native Realm: A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M]. Trans. Catherine S. Lea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losz, Czeslaw. 2001. *To Begin Where I Am*[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ilosz, Czeslaw. 2003.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1931-2001*[M]. Trans. Czeslaw Milosz & Robert Has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Mozejko, Edward. 1988. Between the Universals of Moral Sensibil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G] // Edward Mozejko. *Between Anxiety and Hope: The Writings and Poetry of Czeslaw Milosz*. Edmonton: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 Richards, I. A. 2001.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cott, Peter Dale. 2017. Milosz, Eliot, and the Generative Canon: Literature, the Past, and the Future[J]. *Sarmatian Review* (Vol. 37, No. 3): 2110-2120.
- Vendler, Helen. 1988. *The Music of What Happens: Poems, Poets, Critic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哈罗德·布鲁姆. 2019. 影响的焦虑: 一种诗歌理论[M]. 徐文博,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米沃什. 2011. 诗的见证[M]. 黄灿然,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米沃什. 2018. 米沃什诗集 I: 冻结时期的诗篇[M]. 林洪亮,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托·斯·艾略特. 2012a. 荒原; 艾略特文集·诗歌[M]. 汤永宽, 裴小龙,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托·斯·艾略特. 2012b. 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文集·论文[M]. 卞之琳, 李赋宁,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许小凡. 2021.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的感性面向[J]. *外国文学* (3): 131-139.
-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1998.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 I)[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On Milosz's Reception and Revision of Eliot's "Style of *The Waste Land*"

XIONG Huanying

Abstract: The year 2022 marks the centen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 S. Eliot's *The Waste Land*, which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western and global poetry and its studies. Czeslaw Milosz, an important poet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early influenced by Eliot's poetic style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of *the Waste Land*. And the influence is embodied in the poetic image, creation technique and poetic concept of his poetry collection *Rescue* publishe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owever, Milosz did not imitate Eliot completely. Instead, he resiste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rom Eliot with his talent and creativity, corrected and overcame some unreasonable factors in Eliot's modernist poetry, and gradually shaped his own unique style of poetry.

Key words: Czeslaw Milosz; T. S. Eliot; the Style of *The Waste Land*; modernism; anxiety of influence

责任编辑:冯革